

# 草原童声里的心灵密码——解读《科尔沁民歌》中的儿童心理学特征

刘诗雨

西北民族大学, 甘肃兰州, 730030;

**摘要:** 蒙古族民歌承载着蒙古族的历史记忆和价值观念, 其中科尔沁民歌是蒙古族民歌的重要分支, 它作为蒙古族文化的瑰宝, 不仅记录了成人的历史与情感, 也如同一面的镜子映照出儿童丰富而独特的心理世界。本文以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与朱智贤的《儿童心理学》为理论框架, 重新审视《科尔沁民歌》文本, 从泛灵论、自我中心性、社会性学习功能以及道德实在论四个维度, 系统剖析其中蕴含的深层儿童心理学特征, 深入探讨科尔沁民歌在儿童认知、情感与社会性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希望能为其他学者在探讨儿童心理学及儿童音乐学研究时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 科尔沁民歌; 儿童心理学; 新视角

**DOI:** 10.64216/3080-1516.26.02.093

## 引言

由哲里木盟文化处与内蒙古民族师院中文系于1985年编纂的《科尔沁民歌》, 根据内容大体分为了六辑, 第一辑为反映过去年代的历史变迁的歌、第二辑为思念家乡和怀念故土的歌、第三辑为反映生活的歌、第四辑为仪式歌、第五辑为妇女生活歌和第六辑为情歌。尽管这些民歌出自成人之口, 但以儿童心理学的视角重新倾听这些民歌, 会发现它们的表达方式贴近儿童认知: 他们笔下的山川草木皆有生命; 他们笔下的主人公皆以自我为中心来抒发情感; 他们笔下的文字皆用传唱和角色扮演的方式来讲述社会规则、建立道德观念。通过品析《科尔沁民歌》文本发现这些表达方式与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中的“泛灵论”和“自我中心性”契合, 也与朱智贤儿童心理学中的“社会性学习是重要途径”观点契合。总之, 科尔沁民歌用质朴、直观、拟人化的叙事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儿童心理特征的鲜活样本。

## 1 科尔沁民歌中“万物有灵”的拟人体现: 契合儿童泛灵论认知

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指出, 2-7岁前运算阶段的儿童普遍持有“泛灵论”观念, 他们认为一切事物, 无论是动物、植物还是无生命特征的物体, 都和自己一样有生命和有情感, 都是鲜活存在的人。这是儿童将自身的心理体验投射到外部世界的认知体现。在《科尔沁民歌》中, 成人在创作带有自然元素的草原生活时用类似于儿童的认知方式, 将山川、草木、鸟兽“拟人化”,

这种将自然中的万物拟人化的表达与儿童泛灵论高度契合。如在《孤独的白骆驼羔》中, 失去母亲的小骆驼羔被赋予了人的情感与人的语言: “孤独的白骆驼羔, 饥饿难挨呜呜呜叫。想起花头顶的妈妈, 想思难禁呜呜呜叫。”、“嚼吃芨芨草的茎叶, 嚼呀啃呀呜呜呜叫。思想妈妈柔软的乳头, 想来想去呜呜呜叫。”在这个歌曲之中, 白骆驼羔不再是动物, 而是一个失去母亲庇护、很想念母亲的孤苦孩童形象。它的呜呜叫声就是孩童的哭啼声, 它对母亲的想念就是儿童对母亲最直接的依恋。通过倾听这首歌谣, 儿童会自然而然地与白骆驼羔产生共情, 因为在他们眼中, 白骆驼羔就是他们自己; 同样, 在《白鹤之歌》中, 通过猎人与白鹤的对话“白鹤哟白鹤你为了什么, 为什么到这遥远的北方?”、“白鹤哟白鹤你为了什么, 为什么到这偏僻的湖边?”、“这里有恩人玛格斯尔, 他为了我们日夜警惕”、“这里有亲人玛格斯尔, 他为了我们巡逻草地”构建了一个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童话世界。歌曲中的白鹤被塑造成一个会表达并且懂得感恩的好朋友, 将白鹤写成我们的好朋友体现了儿童对这个世界的“万物有灵”认知模式, 这一点在刘满贵《3-6岁蒙汉儿童泛灵心理的初步实验研究》的研究中得以论证, 该研究通过对3-6岁蒙汉儿童的对比实验发现, 四岁左右的儿童普遍存在“将动物行为与自身情感体验关联”的泛灵心理, 会自觉将动物的叫声解读为想念亲人, 会自发地将动物的流浪行为解读为孤独可怜, 且这种认知在蒙汉儿童中无明显差异, 进一步说明了“泛灵论”是该年龄段儿童的普遍认知特点。科

尔沁民歌中的这种泛灵论是儿童认知世界的真实写照,通过万物都有灵性的表达,儿童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接纳外部世界,建立起与自然环境的情感联系。

## 2 科尔沁民歌中“自我意识”的情感表达:呼应儿童自我中心性思维

皮亚杰通过“三山实验”发现,处于2-7岁前运算阶段的幼儿,其思维特点表现为象征性、直观性和以自我为中心性,即看待问题不会从他人视角看待,习惯以自我为中心去理解世界,认为自己看到的就是别人看到的、认为自己的感受就是别人的感受。儿童心理学家戴维·谢弗在《发展心理学:儿童与青少年》中说到这种自我中心性并非“自私”,而是儿童认知发展的必然阶段,是他们构建自我与世界关系的起点。《科尔沁民歌》中的情感表达,虽然出自成人之口,但多聚焦于创作者自身的情感需求,这种“从自我视角出发”的叙事方式与儿童自我中心主义高度呼应。如在《思念妈妈》中“春天的、春天的小鸟儿,妈妈,迫着嫩草飞舞唱歌。就在这春天的三月里,妈妈,女儿思念妈妈,唱起忧伤的歌。夏天的、夏天的小鸟儿,妈妈,迫着百花飞舞唱歌。就在这夏天的六月里,妈妈,女儿想念妈妈,唱起悲伤的歌。秋天的、秋天的小鸟儿,妈妈,迫着落叶飞舞唱歌。就在这秋天的八月里,妈妈,女儿思念妈妈,唱起忧伤的歌。冬天的、冬天的小鸟儿,妈妈,迫着雪色飞舞唱歌。就在这冬天的腊月里,妈妈,女儿想念妈妈,唱起悲伤的歌。”创作者仅聚焦于在四个不同的季节里表达女儿思念妈妈的自身感受,而并没有提及妈妈的所思所想,这正是儿童以自我为中心的体现,在儿童的认知里,世界是围绕着自己的感受而存在的,“我想念妈妈”就是“妈妈希望被我想念”;此外,在《云青马》等赞马歌中,对自己的马进行极致赞美,也隐含着一种“我喜欢就是最好的”的儿童心理。如“矫健善走的云青马,宽广的草原上撒欢驰骋。”、“五光十色的我们的马群,美丽的草原上引颈嘶叫。”、“走起来水上漂似的好走马,心爱的草原上胜似饰珈。”、“五彩斑斓的群群马驹,翠绿的草原上的玛瑙珍珠。”中不遗余力地描绘云青马的矫健俊美,这种对自己所有物的极度珍视和自豪与儿童对心爱玩具的依恋心理如出一辙,同时与《Sence of Ownership(The Umonics Method)》中提到的“儿童对所有物的依恋不仅仅是占有欲,更是通过炫耀彰显自己的所有物来体现自我价值”如出一辙。科尔沁民歌中以自我为中心的表达手法,并非道德层面

的自私,而是儿童认知发展的必然阶段,通过“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情感抒发,儿童能逐渐建构起自我与外界的关系,完成自我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 3 科尔沁民歌中“角色扮演”的模仿启蒙:助力儿童社会性学习

朱智贤儿童心理学理论强调:“儿童的心理发展需在社会活动中进行模仿、游戏等形式逐步推进”、“社会性学习是掌握社会规则和理解社会关系的重要途径”。科尔沁民歌在儿童的社会性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其进行社会学习的重要途径,与儿童社会性发展的需求相同,为儿童搭起了一座理解社会的桥梁。如《跟柱》通过劳工跟柱与工友协日巴日的对唱“有钱的人家出钱不服苦役,有势的人家托人可以躲避,嗨哟。没钱没势的我跟柱啊,只好满襟泪水服这苦役,嗨哟。有银的人象拿银不当劳工,有权的人家用权可以躲避,嗨哟。没权没银的我跟柱啊,只好泪洒前胸当这劳工,嗨哟。”、“要说抓来服苦役不出奇,每年都有人被抓背井离乡,嗨哟。拆散多少家庭,骨肉分离,拆散相爱的一对,多么凄凉,嗨哟。要说抓来当劳工不稀奇,年年都有人被抓,离开爹娘,嗨哟。拆散多少夫妇,妻散子离,拆散亲爱的一对,多么凄凉,嗨哟。”再现了复杂的社会情境,同时这种问答式的歌唱形式是一个社会角色扮演的过程,儿童在传唱或聆听时,会在想象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从而理解社会关系中的不同人物的感情。正体现了美国教育家杜威所说的“儿童通过戏剧性游戏来学习社会角色”。如《载账房》“驮着孩子载帐房,迷雾茫茫找牧场。翻过沙梁一道道,不知落脚在何方。走啊走啊,为了我们的牛羊,去到水草丰美的牧场”描绘了游牧迁徙的过程,这是重要的文化传承和社会知识传递的方式。儿童通过这些歌谣,不仅学习了具体的历史文化,更在无形中接受了本民族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科尔沁民歌的这种教育功能,体现了朱智贤所强调的“在活动中发展”的原则,为儿童提供了一个了解社会角色的平台,帮助儿童在“角色扮演”游戏中完成社会化的过程。

## 4 科尔沁民歌中“善恶论”的绝对分明:契合儿童道德实在论

科尔沁民歌中体现的绝对分明的善恶论与皮亚杰提出的“道德实在论”高度契合,这一阶段的儿童往往以绝对的标准判断是非,即认为道德和规则是绝对的、不能改变的,并且绝对认同科尔沁民歌中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遵守承诺”的道德观。科尔沁民歌中塑

造的非黑即白的人物形象、绝对分明的善恶观与儿童这一阶段的道德认知特点相一致。如《嘎达梅林》是体现这一特征的典型作品。“收了王府的财宝，不是为了装进私人腰包；反抗达尔汗旗王公，是为了全旗的弟兄父老。收了王府的枪马，不是为了个人逞威称霸；和军阀强盗们拼命，是为了全旗的万户千家。”、“黎民百姓剥一层皮啊，也不足王府摆一次筵席；福晋的嘴唇越来越红啊，百姓的苦难越来越重。黎民百姓一年劳累啊，也不够福晋点烟灯半盏；王府里烟枪越来越多啊，人民的血汗越榨越干。”歌中塑造的英雄嘎达梅林是绝对的“好人”形象，他为保卫草原和百姓而战，而达尔罕王则是明确的“坏人”，一直只顾自己剥削百姓，这种非黑即白的人物塑造正好符合儿童道德认知的特点。儿童通过这样清晰的角色设定，能够很容易地理解故事中的道德立场，建立起初步的道德判断标准；如《控诉图谢雅特王》中对压迫者的揭露也非常具体，“图谢雅特王见了一条猎狗，说这是抓虎的狗给牵走。图谢雅特王见了一匹骏马，说这是一匹豹花马给牵走。”、“自从来了凶恶的屯垦军，十户联保村联村。牛羊进地就被赶走，蒙古人生活无路难存身。”这些歌谣将抽象的阶级压迫转化为具体、可见的抢夺行为，让儿童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不公平”和“压迫”。这种有具体事实的道德教育，比抽象的道德说教更符合儿童的认知水平。科尔沁民歌通过这些具体的叙事和鲜明的人物塑造，为儿童提供了道德学习的素材，且在传唱这些歌谣的过程中，儿童不仅能接受本民族的道德观念，而且也能完成对道德认知的初步构建。

## 5 结语

科尔沁民歌不仅承载着草原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生活情感，更因其生动而形象的表达方式契合幼儿心理发展规律。因此，对科尔沁民歌的研究，不应仅限于文学领域的文本分析、音乐学范畴的曲调研究或民俗学视域非遗传承，而需突破单一的学科，将其置于儿童心理学的理论中进行审视。基于此，本文从儿童心理学视角出发，以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与朱智贤儿童心理学思想为依托，通过分析《科尔沁民歌》中儿童心理学特征，如歌谣中对自然万物的拟人化与儿童泛灵论思维相契合、如歌谣中从自我情感出发的表达方式与儿童自我中心

性相呼应、如歌谣中构建的伦理观念是掌握社会规则和理解社会关系的重要途径，也是对幼儿道德认知的初步构建。这一研究不但能更深入地理解儿童心理发展的普遍规律，而且也能跨学科心理学研究提供宝贵素材。这些在辽阔草原上世代传唱的歌谣，将继续为我们理解儿童的心灵世界提供重要的启示。

## 参考文献

- [1]西力莫, 诺敏等. 科尔沁民歌[M]. 内蒙古: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5.
- [2]朱智贤. 儿童心理学[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1993年修订版).
- [3]荷马(Homer). 伊利亚特[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 08.
- [4]李明德. “教育心理学化”的诉求与探索 西方教育史的视角[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20. 06.
- [5]方双虎译. 心理学原理[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 [6]杨晓芬译. 图画中见到的世界[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 [7]刘洋. 科尔沁传统民歌音乐旋律与舞蹈律动同构关系[J]. 艺术大观, 2025, (28): 37-39.
- [8]春丽. 科尔沁叙事民歌艺术特征探究[D]. 内蒙古民族大学, 2022.
- [9]张建国. 合唱教学“同构性”原理运用[J]. 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 2000, (04): 62-64.
- [10]Liu L. Research on the Connection of th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National Music Culture and Kindergarten Art Education[C], 2020.
- [11]皮亚杰. 发展认识论原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29-36.
- [12]刘满贵. 3—6岁蒙汉儿童泛灵心理的初步实验研究[J]. 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2, (01): 46-51.
- [13]杜威. 民主主义与教育[M]. 王承绪, 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

作者简介: 刘诗雨, 女, 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部 2025 级研究生, 研究方向: 民俗学、民间文学。